

散文

我的菜园

■郭久良

我的菜园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的菜园在远去了的人民公社时期。

菜园给我的印象永远是美好的。我的菜园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园子。中间一条引自河水的小渠，小渠可浇园，小渠通活水，活水小清波。一些细柔妙曼的小草给小渠两沿儿镶上毛茸茸的绿边。从春到夏，从夏到秋，绿草里藏着拖着尾巴未成年的小青蛙。菜园水清土肥。父亲在生产队挣工分的空余时间，就起早贪黑地积肥，那时叫攒粪。攒粪很辛苦，须起大五更，否则就被人抢光了。春来，父亲将他一冬攒的粪倒进菜园。粪肥多，渠水足，人勤快，蔬菜奇好。园子里有越冬的韭菜和大葱，开春最早种进园子里的有能结出菜籽的菜秧子。菜秧子选用良种根茎，栽进园子长到尺许高时，父亲便将它们的头掐掉，目的是让它们多分蘖，多结籽，来年再种园。因为栽得早，所以开花早。有了花便招蜂引蝶，这些黄花、白花丛中就是它们的国度。有了蝶便可扑蝶，不是扑蝶，是捉蝶，因为扑蝶会扑倒菜花。

盛夏，蔬菜有了虫，捉虫。捉了虫装进空瓶子带回家，倒在地上，喂老母鸡。我家的老

母鸡死心眼儿，一大堆虫子它们不去捡，一只鸡叼起一条虫跑了，其它鸡追上抢，它们抢夺之际，便给小蚂蚱制造了蹦掉的机会。难怪红头涨脸的老母鸡拼命下蛋，它们吃了虫生下的蛋，两个蛋黄，母亲把这蛋叫作双黄蛋。双黄蛋黄红微微，油汪汪，其香无比。

入了秋，一些菜进入成熟期，绿的绿透了，红的红透了。小辣椒红的紫红，没红的还红着。这些红绿相间的小辣椒拥挤拥挤，摘回几个红辣椒能熬出油珠儿来，用来佐餐，虽疏食而奢。平行四边形的园子墙上，横躺竖卧着一圈老倭瓜，红的、青的、黄的、花的。老倭瓜好吃，甜滋滋面嘟嘟。老土豆这时也长大了，将土拱裂了缝子，必须常培土。一个夏秋要培两三遍，如果不培土，土豆就钻出来，在太阳底下被晒得鼻青脸肿，只能交给猪们咀嚼了。老土豆好吃，甜滋滋面嘟嘟。在那缺油少肉的时代，一把青盐代五味足矣。如将土豆老倭瓜放在一口七印大铁锅里炖熟，更好吃，不需要有饭了，肚子成了土豆老倭瓜的容器。在那粮食艰难的日子，这些东西着实填补了口粮的不足。当然这些大事并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和弟弟只管在园子里玩耍：看一家子一家子的小

蚂蚁忙忙碌碌地搬运口粮，看小蜜蜂在花中钻来钻去，看粉蝶展翅，看蚂蚱动股。

我和弟弟最爱吃胡萝卜。我家的胡萝卜很特别：它芸豆大小的脑袋上，顶着几根细柔的小缨儿，脑袋下是厘米许的脖子，脖子细如筷子的小头，脖子下边才是它十分妙曼的身段。父亲说这萝卜叫“贼不偷”。因为从表面上看来它们很不起眼儿，的确不具备贼偷的条件。“贼不偷”真甜，在那难得一见糖块儿的年月，吃“贼不偷”有如嚼糖块儿。

白露至，繁霜降。是各种蔬菜收藏的日子，也是我乡中父老最忙碌的日子。或晒，或淹，或窖，储存起来冬天食用。中秋节可以吃到西瓜，我和弟弟便将西瓜籽收起来种在园子里，精心照料：施肥、浇水。功夫不负有心人，它们都顶着大被子出来了。我们喜不自胜，希望它们能结出许许多多的西瓜来。可是父亲却认为我们好笑，他说没听说过八月种西瓜的。问其何以见得，他告诉我们节气要变冷了。我不知道什么叫节气，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节气，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节气这一说。果然，未几，霜至。我们那些年纪轻轻的西瓜苗就中止了它们可爱的生命。

诗歌

四月的乡野

■杨学铭

四月的天空
缥缈的云朵
游荡在湛蓝的幕布中
俯瞰着大地
慈母般凝望着饥渴的众生
倏然，雨一阵，雪一阵
猝不及防的宣泄
将乍暖还寒的初春
渲染得淋漓尽致

四月的大地
一坡一岭的耕地上
倔强的麦茬还在
井然地排列着
诉说着陈年的丰功伟绩
松软起来的土壤
一如既往地静默
任由农夫们践踏、蹂躏
一茬茬，一季季，一年年
在他豁达的胸膛上
不断的索取、收获

四月的村庄
和风如煦
夕阳斜映
穿过寥落的房屋
如同穿过老农掉了牙的笑脸
风霜夹杂着落寞，斑驳击离
依稀传来几声犬吠
引来，步履蹒跚的老人
聚在角落，定格为时代的缩影
杨柳的搔首弄姿
招不来少年少女的青睐
白杨新抽出的嫩梢
迷惑着几只喜鹊在盘旋
宛转悠扬的歌声
再也叫不来戏耍的顽童
那响彻乡野的欢笑



△黄岗梁之春 摄影 赵国君

散文

不该凋零的友谊之花

■鲍敏杰

十五岁那年，我遇到了班级漂亮的小女生，她老家是四川的，她个子不高，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短发，白里透粉的脸蛋，红红的小嘴很是惹人眼。她的腿有点X型。她说话很快，伶牙俐齿，给人感觉很厉害。因为她的小嘴长得就和打了浓口红一样。同学们一和她打闹就说她刚吃了死孩子。有几次把她给气哭了。

那时，我当班长，有时就帮助她讨公道，我们渐渐熟悉起来。我们两家离得不远，就经常一起上学放学。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之间交往多起来。她和我一样喜欢学习，很用功。有时，一起说些悄悄话，我们的友谊发展很快，有好吃的玩的都一起分享。休息时，不是她来我家，就是我到她家。赶上吃饭留下来一起吃。她有一个哥，一个妹。妈妈没有工作，爸爸工作着，但我忘记从事什么工作了。她平时喜欢穿一件紫兰的上衣，一条蓝裤子，背一个草绿色的书包。说话声音又尖又细，有一个聪慧而好听的名字阿敏，日历一页页的成为历史，我们的友谊也渐渐加深。阿敏真的非常聪明，会说话，很讨人喜欢。相处久了，家人对她就有些看法，让我离她远一点，免得自己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都很有气，固执的我对阿敏比以前更好了。新买的辅导资料，我都是第一个给她看，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渐渐转入地下。只要是家人不在家，我就把她带到家里，一起吃一起学习。这样的日子快乐而幸福，我知道阿敏很攻于心机，拿老话来说就是特“奸”，她的书本从来不借给别人，也包括这个自认为她好朋友的我。但我是一个不喜欢计较个人得失的人，甚至是有时忘了自己，自己的东西借出去有时就忘记了。有一次，我新买了一本中考模拟试卷，阿敏要看，我就借给她。可是以后的日子，她从不提试卷一个字。后来过了几个月，我无意在她的书包发现了，且写上了她的大名。她的行为，让我大跌眼镜，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不相信我们的友谊会含有不纯洁的成分，我默默难过了很多天，但对阿敏的感情依旧。我相信她不是有意的，一定另有原因。她家经济条件比我家好，但她的父母是重男轻女，这一点在一次又一次到她家就看出来了。表现很明显，哥哥吃小灶，穿新衣服，而她和妹妹一件衣服四季轮回的穿。她还经常受到她爸爸妈妈的

训斥。

阿敏学习很用功，但成绩和我还是差一大截。每次考试我都位居班级前三名。一次全校排名考试，她的名次很不好，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见她背着书包离开教室。我就追上她，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们彼此的默契也是让人很感动的。我们来到熟悉的山坡上，躺在七月软绵绵的绿草地上，让阳光洒满全身，让轻风在身体周围漫步，让思绪款款走进智慧的芳圃，采摘思想的精华，享受心灵片刻的停歇。那是一种真美丽的心情，那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天然的和諧。顷刻间，就忘记了所有的烦恼。轻轻地闭上眼睛，一种富足幸福油然而生。那一刻，山坡上只有两个小小的我们，完全融入了大山的怀抱。

阿敏和我相处了近三年，她比我大几个月。也许是她自卑吧，每次考试后她都很低落，我安慰她，她也表现了不耐烦，好像我在看她的笑话一样。我真不明白，真心真意的友谊怎么会多了那么多的复杂，时间久了，我也感觉到有些累，毕竟我还是一个承受能力有限的人，在家里都是家人包容我、爱护我，我不知道我这样为友谊付出有什么意义。

终于，在一次她做错事情，我给她指正后，我们发生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大战。她说和我在一起很有压力，很自卑。我一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一定把眼睛瞪得很大，嘴张得很大。我满是问号的脸一定很夸张。她说后也清醒了。我看着这张漂亮的小脸，我们曾走过的近千个日子，默默地埋藏了那份在心里最纯洁的友谊。倔强的我在离中考不到几个月的时候离开了她。从此不说一句话，我的自尊和骄傲都受到了致命的一击。阿敏中学毕业就开始了打工生涯，我继续学业，有了一份可以饱食的工作。虽然没有了联系，但我知道我们仍旧彼此关注。毕业后我来到了异乡，但还是托家人打听了她的消息。她现在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打扮很时髦，学会了吸烟，打麻将。有一个女孩，老公对她言听计从。

三十多年了，我常常感慨：如果我们能把这份友谊坚持到底，该是一幅多美的画卷；如果我们能一起努力学习，我们的人生会有多么绚丽的色彩；也许年少的友谊经不起风吹雨打，年少的思想是一朵还没有打苞的花儿。青春年少，总会有遗憾。想起，依然有一种揪心的牵挂。



△黄岗梁之春 摄影 赵国君

古代有一个皇帝叫李密，但这个叫李密的不是皇帝，他是木匠。

方圆百里，木匠李密的名头很响。人的名，树的影儿，一个人的好名声可以带来好的运势。李密不仅人品无懈，且有人不可及的手艺。那年，锡伯河两岸八八六十四个村子的九九八十一名木匠聚集一处，摩拳擦掌，竞技展才。彼时，匠人聚会，没有定律，皆是率性而为。无论铁匠、瓦匠、毡匠、皮匠，五行八作，一概如此。譬如，有个木匠在皇城给一位王爷的花园盖了一处画廊，画廊幽曲，且有别致亭榭。那身居皇城的王爷念及木匠来自故乡，情愫顿生，犒赏木匠一大笔银元。高兴之余，木匠就举办了一次盛会。他请来四乡八邻的木匠，既是吃酒，更为竞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比试个高低上下，分出个一二三四。他说，我们木匠之间，要近密一些，要切磋技艺，才会共同进步。就是这个从京城回身的木匠的一次心血来潮，给了李密大显身手的机会。匠人竞技，不能大而全，要从小处着手，一斑窥豹，所谓一滴水反映太阳的光辉。八十一名木匠比试的科目是制作鲁班锁。鲁班锁虽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一般大小的一段松木锯为六段，还要刨平、抛光，开榫、挖槽，组合，使之玲珑圆润，严丝合缝。规定的时间是一上午，要在午时正点喝庆功酒。但是，两个小时不到，李密就“交卷”了。主考者是两位须眉鬃然、德高望重的老木匠。二人问，怎么，你是交白卷弃权吗？那年的李密，不到二十，尚是毛头小子，青涩得很。他早早完成的作品，如果冷眼旁观，不仔细观看，不认真把握，其实还是那段松木，只不过不见原本的粗糙，光滑润泽了而已。李密谦恭地说：“老先生，这是后生完工的鲁班锁。”说罢，见他利索地将锁打开、聚合：横横竖竖六段木头，或咬合，或相衔，再行收拢，几乎不见一丝缝隙，俨然那段下发不久人手一块的完整木头。

二老者交口称赞，连呼，不得了！了不得！

因有时间要求，正当午时，发起人鸣金，赛事落锤。再看那八十名木匠，竟仅有

小小说

木匠李密

■刘沈

五十儿人勉强告罄。不说那些沮丧的人，就是交工者，多数人亦是满头大汗，惴惴不安。不要小觑一个不起眼的鲁班锁，它的每道工序都很繁琐，马虎不得，须面面俱到。否则，定然损坏木料，功败垂成。

一番甄别、评比，两位老先生上前一人拉住李密一只手宣布，夺魁者，李密！同时啧啧赞叹，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年轻人，我们敢说，你的手艺，无人可比，独步乡梓！

按说，高兴才对。然，李密波澜不惊，不骄不矜，对众人的敬酒仅是抿一抿，谦逊回应一下，之后，趁人不备，背起装有斧凿斧锯的褡裢，悄无声息地去了铜台沟。

李密这次出名，直接被铜台沟吴家挖走了。

李密是孝子。他十几岁外出拜师学徒，待十八岁出徒当上木匠，年迈的老父亲却在给人牧羊时意外坠崖，不幸身亡；母亲呢，因急火攻心，得了一种怪病，竟卧床不起。他家欠了一屁股外债，只好与等在赛场外遴选木匠的富绅吴裕如签约，预支一笔钱捐给母亲，自己去吴家吃住，为吴家开在县城和四乡八村的“裕如木器”门店打制各种应时木器。

打制木器，是李密的拿手好戏，什么箱柜、橱子、桌椅等大路货，什么木犁、连枷、木锨等农具，什么春凳、脂粉盒、木梳、篦子等闺阁用品，都不在话下。加之他人品好，口碑佳，颇受吴裕如的赏识。吴东家洒脱、厚道、大度，工钱不菲不说，还不给他计件，不给他规定时限，不监督不检查，对他完全信赖，放任自流。还有什么比自由和被人信任宝贵的呢？李密感受到了这种信任和自由。他很感动，甚至感激，有时都想流泪。他很珍视这种感觉，珍视这种珍贵的时光。但在受用的同时，他不敢懈怠，不敢辜负，愈加自觉，愈加努力，愈加勤奋。一次，吴裕如山东老家遭灾，一家人千里迢迢返乡，把铜台沟的家业全部托付给他。他

呢，兢兢业业，夙兴夜寐，唯恐一差二错，对不起东家。并且，挤出点滴时间在木工房忙活，打制各个门店亟需的木器。他还忙里偷闲，修好了东家粮仓那个被老鼠啃啮露底的硕大的米柜。

吴裕如是个不轻易表露情感的男人，那次从山东回来，紧紧地抱住他说：“李密，你，你就是我的兄弟！”

几年后，李密的母亲能够从土炕上爬起来了，痊愈了，李密也攒下了一笔给母亲和自己盖房子的钱。他和吴裕如东家的签约也将到期了。他签的是长约，直到五十岁。

四十九岁的春天，吴裕如对他：“李密兄弟，明年你得离开了，也好成就自己一番事业，赡养老娘，娶个媳妇成家。”他连说：“是，是。”

吴东家说：“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不要打制木器了，我院东有块宅地，你在上面盖三间房吧。人财物由管家负责，进度你自己掌控，但一定要保证质量。”

吴东家吩咐完毕，和往常一样，云淡风轻地走了，去县城打理木器店铺了。

这次，李密一反常态，望着东家远去的背影，甚是恼怒。他想，我给你家整整辛辛苦苦干了三十年，临了，你还压榨我！古人说，厝屋建房，活见阎王。盖房子，难死人，不死也得脱层皮！唉，真是使唤人不睁眼呀！心里抵触，行动就敷衍，无论砍木架，插房梁，制作椽、檩、立柱、房檐椽子，乃至窗户、门扉，都是得过且过，糊弄而已。这样，拖拖拉拉，于翌年春天，方才竣工。

吴裕如却不验收，愉快地对他：“李密兄弟，你在我家三十年，任劳任怨，贡献巨大，我都记着呢。这座宅子是你离开前我送给你的礼物，房子也是给你盖的。这样，你就可以把母亲接来，娶妻生子，用攒下的钱置办家业、地产，过上好日子啦。”

啊！李密说不出话了。